

工艺美术大师们的奇幻漂流

第三届东方工艺美术之都博览会将在南京举行



郭俊 现代快报记者 顾伟 摄

郭俊 潜心打磨《万寿中华》

“南京云锦研究所4楼，郭俊工作室内最前排的桌子上，3个女孩在细小格子的纸上描图。女孩们身后是一张超级大长桌，郭俊趴在桌边，手中的铅笔随脱移动。他的笔下，一只仙鹤刚落地休息……“我在修改《万寿中华》，明年，这件作品将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。”郭俊说，故宫之前收藏的云锦，都曾是皇家用品，而这次，第一次对现当代云锦大师伸出橄榄枝。

作品被“故宫”看上

郭俊是南京云锦研究所的艺术总监，也是江苏省级非遗传承人。“在古代，干我这个的，都是宫廷中一流的画师，虽然他们的作品没有留下名字。”郭俊和云锦打交道41年，他的工作，就是设计云锦图样，挑花结本，而后上大花楼织机织造。

对于自己的这个工作，郭俊充满信心。他说，在古代，皇家风范怎么彰显，大臣们的威仪就靠云锦设计师们。“古代，云锦图案都是要经过皇家审核的，每一件云锦图案的颜色，也都有约束，不能随便乱用。”比如龙袍，只有皇帝、皇后才能穿，这既要体现皇家的权威，还要显示出他们的肩挑日月、高洁超凡的德行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，古代的云锦设计师都是低调的艺术家。

郭俊说，现代云锦设计，虽然没有那么严肃，但是，云锦图案的设计，也要符合实际。每创作一次作品，就要查阅大量的资料，包括

技巧、史料等等。“云锦对知识面要求很高，要非常宽泛，每换一次题材，就要学习一次。”郭俊说，《万寿中华》其实在2009年就创作过，当时是作为国庆60周年的献礼作品，如今，第一稿《万寿中华》已经被5家博物馆收藏。而北京故宫也想收藏，但提出来，不想和其他家收藏的完全雷同，故宫的专家还针对作品提出了修改意见。

不一样的“万寿中华”

超大的工作台上，是一张长470厘米，宽280厘米的《万寿中华》意匠稿。画面中，一轮红日高高升起，巨大的龙舟在霞光中抬头快进，56只仙鹤象征着中华各族儿女围绕在龙船四周，翩翩起舞……郭俊说，这是第一稿作品，而故宫的修改稿正在修改中，已经修改了三四个月，一部分图案已经修改好。

“故宫的专家说，龙舟上的亭台楼阁一般都是单数，要么三层要么五层，我这个是四层的要改。”郭俊说，故宫专家的修改意见不多，

但他自己想好好修改，让作品变得更完美。比如，画面中的龙舟，是拍打着浪花快速前进的，一稿中的船尾是卷曲的，这样船就划不快，于是，郭俊修改成了舒展着的尾部。而龙舟上的亭台，他打算修改成3层的，最下面一层是一个打开的亭台，可以听到鸟叫虫鸣，看到窗外的风景……

郭俊说，这一幅作品估计要到明年才能完成，现在是一边画，一边打意匠稿，一边挑花结本，速度还算快的。但是，制作精品急不得，得静下心来揣摩。“未来的《万寿中华》肯定和第一稿不一样，有很大的不同。”

将织入鸵鸟羽毛

“传统的云锦织造，用的是金线、孔雀羽，但《万寿中华》将织入非洲鸵鸟羽毛。”郭俊随手从柜子里拿出一根鸵鸟羽毛，白色的，看上去有几分飘逸。“鸵鸟毛和孔雀羽有几分相似，主要用在仙鹤的肚子上，织上去后，毛绒绒的，像真的一样。”

郭俊说，采用鸵鸟羽，源自一次婚宴。2008年，他去山东参加侄女的婚礼，当时侄女的老婆婆带回了非洲的鸵鸟羽毛。“当时看到的是一个掸子，在我们国家，掸子都是鸡毛制作的，但是非洲国家用的是鸵鸟羽。”这个鸵鸟羽掸子给郭俊带来了灵感，他说，鸵鸟毛洁白的，毛绒绒的，正好可以织在仙鹤的肚子上。

除了鸵鸟羽，整幅画还将用到孔雀羽毛、真金线。孔雀羽毛主要用在仙鹤的翅膀上，这样表现出来很逼真。而真金线则是勾勒用。

当然，织造这样一幅作品，也不是一般的织机就能完成的。“作品太大了，宽1.5米，所以，用的是特意打造的超宽超大花楼织机。”高近5米，宽达2米，长有6米。

织造时，由两名织手和两名拽花手上下同步进行，有点像钢琴的四手联弹。“难度非常大，传统织机是两个人一上一下，而这台织机要左顾右盼，相互配合，挑花时，眼前会出现错乱，容易把色线看错。”

梁雪芳 让刺绣走出画框

“谁说只有国宝才能“穿”上无色透明的防护服？刺绣作品也可以。这次博览会，刺绣大师梁雪芳的作品，都不进玻璃框，而是像装置艺术，立体展示。梁雪芳的这个发明，缘于给毛主席纪念堂一幅作品做护理得到的灵感。这次博览会，梁雪芳带来的是一组系列作品，一共8幅，作品名叫《尔若盛开》，全都立体“裸展”。

梁雪芳说，和刺绣打交道几十年，现在也摸索出了很多道道。“现在，我们看到的刺绣作品，都是放在玻璃框里保护起来的。因为刺绣作品大量的纤维裸露在空气中，容易受潮，容易沾灰，时间一长，就会‘生病’。”梁雪芳说，做了几十年绣娘，她一直在揣摩，刺绣作品是不是也可以走出玻璃框？

多年前，梁雪芳到清华美院做访问学者。当时，她和导师林乐成一起承担了一个课题研究：怎么让毛主席纪念堂内的作品恢复健康？原来，毛主席纪念堂内的作品《祖国大地》，由于时间久了，作品受潮，画面变得有些斑驳。怎么才能让这幅作品更好地得到保养呢？专家们使用了一种纳米防潮技术，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无色透明的材料，这样，作品就不怕尘、不怕潮了。“我导师现在是毛主席纪念堂的义务清洁员，会定期去给《祖国大地》做



梁雪芳 资料图片



郭爱红 本人供图



袁洪滨 本人供图

郭爱红 三彩大师的“三彩”生活

“上世纪初，考古学家从洛阳一处古墓中挖掘出了一批文物，颜色分为赭、绿、蓝三种，于是便有了后来的“唐三彩”。曾几何时，人们开始接受“洛阳三彩”的称谓。1000多年前的骆驼、仕女、彩瓶……这些栩栩如生的意象，经过洛阳三彩大师郭爱红的传承和再造，变成时尚现代的立体陶塑和平面釉画，色泽斑斓，如梦如幻……

“三彩，从来都不是只有三种颜色。”郭爱红说，“按照历史顺序，分别有过汉三彩、唐三彩、宋三彩、清三彩和当代三彩。”古时候这种彩色釉陶工艺有多种叫法，而“三彩”，则是上世纪初洛阳古墓出土了一批文物后，专家当场赋予的新名称。“三生万物”，三彩是多彩的意思。在他的工作室中，存放着大红、湖蓝、柠檬黄、桔红等500多种染料，通过基础色他能调配出上千种色彩，“几乎所有的颜色我们都能做。”

郭爱红和他的公司设计出种类各异的彩釉形象：壮美晨曦、黄河、典雅的唐风、唐韵、周器礼乐系列，还有体现现代生活的太阳花、猫、丰收、布老虎等，造型逼真，色泽艳丽，产品形式

袁洪滨 “玩棉花”玩出来的大师

“一把棉花，一把剪刀。不需任何黏胶剂，随着搓、拉、捻、揉多道工序，臃肿的棉花竟在袁洪滨的手下变得服服帖帖。而后，袁洪滨将纤细的丝绵按照画上的纹路留在纸上，再进行压框处理……一幅栩栩如生的《牧牛图》便诞生了，两只透着光亮的牛眸子不禁让人惊叹造物的神奇。

袁洪滨1977年插队到安徽无为县，后来便留在了当地。两年的插队生涯结束后，袁洪滨通过招考进入芜湖纺织厂当保管员。每天工作都要和棉花打交道，袁洪滨发现，棉花喜欢黏在工作服上，就像画一样美。他瞬间迸发出了灵感。经过一番研究，袁洪滨尝试将蚕丝、棉丝、腈棉等纤维，进行旋转、压缩、染色等多道工序，丝丝缕缕地码顺，并留在平日创作过的画作上，然后压上玻璃框。1981年，袁洪滨发明创作了第一幅用棉花做成的《双猫图》，并在厂里的书画展中获奖。受到鼓励的他继续努力，先后创作了多幅作品，其

保养。”梁雪芳说，那幅作品被涂上防护层后，现在好管理多了。于是，梁雪芳又把这这种防护措施运用到刺绣作品上。“涂上防护层后，刺绣作品就可以不用进玻璃框了，可以像装置艺术一样摆设，可以让观众看到，作品是怎么一针一针绣出来的，很立体、直观，拍照的时候也不怕有玻璃反光了。”梁雪芳说，最关键的是，这样，观众就不用隔着冰冷的玻璃欣赏作品了。

这次即将带来的《尔若盛开》，其实，是一组关于荷花的刺绣。不过，梁雪芳说，和传统刺绣不同，她的荷花贯穿了以少胜多的理念，很有水墨韵味，画面中有空白处，那既像水又像空气，给人遐想。

说起荷花，梁雪芳说，这是一个她想创作100多幅作品的题材。因为，从莲蓬到发芽，到初开，盛开，结莲蓬、莲心……这一系列，就像人生一样，经历

了幼儿到老年的回放，最终尘归尘土归土。

多年的创作生涯中，生机勃勃的荷花，梁雪芳没少绣制，但是，当她看着冬天的荷塘里耷拉着脑袋的荷叶，她有感而发创作了一组刺绣。今年国庆，她在苏州镇湖开设了“101绣吧”，101象征一根针一根线，中间是一个绷盘。在101绣吧，游客可以坐下来体验，刺绣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梁雪芳目前带的徒弟都是大学生，有清华美院的，也有苏州美院的。如今，他们已经可以自己创作。“传统刺绣偏重技艺，在表达上相对弱，但在我这里，大学生们可以自己创作，大家都觉得很有趣。”而101绣吧里，观众既可以现场观摩绣娘们绣图，也可以坐下来，提供材料、针线，自己完成一幅作品，然后带回家。“很多游客来了以后就走不动了，要玩一把才走。”梁雪芳笑着说。

一件再简单不过的洛阳三彩，其制作工艺也相当复杂。以平面彩釉作品为例，要先制作出坯，经过素烧后立线，进行调色、上釉，然后将坯放入郭爱红亲手设计出的窑，在1000度的高温下进行烧制。最后，经过复杂的窑变，厚重的瓷板上演变成流动、华美的色彩，既可以雕造出玲珑剔透的小巧之作，又可塑造出朴拙豪放、别具一格的绝品。”窑变后的颜色，太吸引人了。”郭爱红说，自己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，因为他喜欢未知和新挑战。

去年，郭爱红穿越罗布泊抵达楼兰，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呆了三天两夜，“他希望自己能以这种方式体验古都文化，创作出更好的作品。

袁洪滨 “玩棉花”玩出来的大师

袁洪滨1977年插队到安徽无为县，后来便留在了当地。两年的插队生涯结束后，袁洪滨通过招考进入芜湖纺织厂当保管员。每天工作都要和棉花打交道，袁洪滨发现，棉花喜欢黏在工作服上，就像画一样美。他瞬间迸发出了灵感。经过一番研究，袁洪滨尝试将蚕丝、棉丝、腈棉等纤维，进行旋转、压缩、染色等多道工序，丝丝缕缕地码顺，并留在平日创作过的画作上，然后压上玻璃框。1981年，袁洪滨发明创作了第一幅用棉花做成的《双猫图》，并在厂里的书画展中获奖。受到鼓励的他继续努力，先后创作了多幅作品，其

严格，“有时候，装框前很自然，一旦压上了玻璃框，丝绵纤维就会被压出褶子，人物的面孔、神情都显得不自然。”

袁洪滨始终没有说过放弃，经过三年多的艰难经营，他终于走出了低谷。《双猫图》《白石老人》《孙中山》《石狮》……现在的袁洪滨，不仅事业通达，他亲手创作的作品也获得了一系列国内外大奖，名作《乾隆大阅图》也被故宫博物院收藏。

“我正在打造一万五千平方米的书画艺术馆。”袁洪滨的语调突然变得兴奋，“这是我人生中的最大作品。花鸟、人物、景观的都有。”袁洪滨说，他想把棉画的艺术发展下去。